

〔漢〕揚雄 著
張震澤 校注

楊雄集校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滬新登字109號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揚雄集校注

〔漢〕揚雄著

張震澤校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14.875 插頁7 字數311,000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00

ISBN 7-5325-1468-4

I·742 精裝定價：12.45元



揚雄畫像

(採自鄭振鐸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)

HAN/100/02



揚雄石雕像
(在四川省綿陽市)



子雲亭
(四川綿陽市, 早期原貌)



楊 雄 墓

(在四川郫縣,當爲雄家族墓地,雄
之二子葬此。雄卒,葬於長安長陵坂。)

前言

校注本書既成，有幾個與揚雄及揚雄集輯錄有關的問題，順便在卷首向讀者作一些必要的說明。

一 揚雄生平

揚雄（公元前五三——公元一八），字子雲，西漢蜀郡成都人，漢書卷八十七有傳。漢書這篇傳記是班固全部移錄揚雄自序而成，沒有增改一字，故所記事實是比較可靠的。揚雄祖先出自周姬姓。不知西周哪位王的庶支有名伯僑者受封采地于晉之楊邑（在今山西洪洞縣東南十五里），稱楊侯，子孫即以楊爲氏。戰國時期，楊侯爲了避晉六卿之亂，舉家南遷至楚之巫山（即今四川巫山縣）。戰國末年，秦王發動了統一戰爭，秦始皇二十四年滅楚，二十五年秦統一天下。又十餘年秦亡，接着發生了劉、項大戰。數十年間楊氏不得安居，遂又溯長江而上遷到巴郡江州（在今四川重慶附近巴縣西）。漢初有楊季官至廬江太守。漢武帝元鼎年間，楊季避仇，再攜家溯江遷到蜀郡郫縣（即今四川成都附近的郫縣），

定居于岷山之陽，有田一廛，有宅一區。古制一夫之田百畝，宅地二十五畝，萊地五十畝，統謂之一廛。從此世以農爲業，成爲一家小地主或自耕農。但人口並不興旺，自揚季至揚雄五世都是單傳獨子，所以他的家境最好也不過是僅能自給的孤族寡親的小地主。

揚雄之姓出于晉之楊邑，本來是木旁的「楊」而非手旁「揚」，不知何時改爲手旁「揚」。有人說是揚雄好奇，爲了區別于蜀地其他楊姓自己改的，其實此說沒有根據，並不可靠。據漢書本傳王先謙補注研究，因漢書版本不同，「楊」字隨之而異，如景祐本、汪本、毛本，「楊」「揚」二字雜出一篇之中，而明監本則皆改爲「揚」字了。本來作爲姓氏和地名的木旁「楊」與手旁「揚」，漢書全書往往通用。如揚州、明監本通作「楊」，不作「揚」。高帝紀之楊熊，汲古本則作揚熊。揚雄之姓出於楊邑，本應作木旁「楊」。一般認爲忽然改爲手旁「揚」是從明朝開始用了俗體字。明朝以前無作「揚」者。但數百年來已經成爲習慣，故本書亦用俗體，而不再回改。

揚雄生於漢宣帝甘露元年，卒於王莽天鳳五年，壽七十一歲。一生凡歷宣、元、成、哀、平及新莽五朝。在這五朝的嬗代過程中，一般是皇帝病弱，外戚擅權，政治變化劇烈。揚雄雖然爲人簡易佚蕩，清靜無爲，不汲汲於富貴，但也不能不隨政治變化而有升降浮沉。他的一生可分四個階段：

一、第一階段，是他四十二歲以前未出蜀，在家讀書學習，在辭賦創作上初有成績的階段。他的家庭是一個孤姓寡親而能自給，不須求之外族的小康之家，所以從幼年就養成了他不勞動，不事生

產，不善言談，不喜交游，而好讀書深思，簡易佚蕩，不慕榮利的孤僻性格。在這四十多年中，對他影響最大最深的有兩人。一位是他的遠親臨邛林閭翁孺（姓林閭，字翁孺，佚名）。此人很有學問，精於訓詁，多識奇字，掌握有輜軒使者上奏的方言資料，又與司馬相如同鄉，熟悉司馬相如辭賦和屈原楚辭。在他的影響下，這時揚雄依傍屈原離騷作了廣騷，又作了畔牢愁，悲屈原不爲世所容，自沉而死，作反離騷，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。又以為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，雄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。又曾作縣邸銘、綿竹頌、成都四隅銘等文。

另外一位對揚雄有影響的人是林閭翁孺的一位好友嚴君平。嚴君平精通周易、老子。在成都市上賣卜（給人占卦），常依著龜以忠孝仁義教人，日得百錢則閉肆讀老子，著有老子指歸一書。性方正，不作苟見，不爲苟得，久幽而不改其操。揚雄常來就教，故亦效嚴君平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戚戚於貧賤。後來又立意草寫太玄，都與嚴君平影響有關。

總之，這一階段是揚雄在宿學老師指導下讀書學習，爲以後的事業奠定了基礎，同時也是在辭賦創作方面達到成熟的階段。

二、自成帝元延元年（公元前一二）揚雄四十二歲自蜀來至京師至元延三年四十四歲，共約二年多時間，是揚雄生平的第二階段。

揚雄到長安是在此年冬十二月，先爲大司馬王商門下吏，王商奇其文，向成帝推荐。時有蜀人

揚莊爲郎侍帝，盛稱雄文似司馬相如，並誦其縣邸銘王伾頌等文，帝好之，召爲待詔（參閱後附揚雄年表）。次年元延二年正月，帝幸甘泉，郊泰畤。三月，幸河東，祠后土。冬幸長楊宮，舉行大校獵，宿黃陽宮。此時帝每出行幸，皆使揚雄從行作賦。元延二、三年中，揚雄分別奏上甘泉賦、河東賦、羽獵賦、長楊賦四篇有名的大賦。後來左思寫三都賦構思十年才寫成。揚雄在約兩年之中寫了四篇賦，辛苦可知。他的青年朋友桓譚，著新論一書，記載一段故事：「子雲亦言，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。每上甘泉，詔令作賦。爲之猝暴，思精苦。賦成，遂因倦小臥，夢其五臟出在地。以手收而納之。及覺，病喘悸，大少氣，病一歲。」由此可見作賦的艱苦程度到了何等地步。他主張賦應能起諷喻作用，實際上，作賦非但沒有起到這種作用，反而累得幾乎要了命。有人問道：「吾子少而好賦？」曰：「然，童子彫蟲篆刻。」俄而曰：「壯夫不爲也！」（見法言吾子篇）此後他就不再作賦了。

這一階段雖然只有不到三年的時間，但却是揚雄辭賦創作最多、最成熟、成就最高的階段。四篇大賦代表了自司馬相如以後的新發展，也開拓東漢大賦寫作的新途徑。

三、第三階段。自成帝元延四年至王莽稱帝（公元八年）共十七年，爲揚雄一生的第三階段。

元延三年中四賦既奏，成帝大好之，乃除揚雄爲郎，給事黃門。漢代光祿勳屬官有議郎、中郎、侍郎等。郎的任務是宿衛侍從，出充車騎。中郎月俸比六百石。揚雄從此有了薪俸，解決了對家口生活的擔憂。黃門，本是未央宮的一個小門。門闥塗黃色，異於其他宮門。把郎官派在這裏，居禁

中給事。官位雖小，但接近皇帝，故爲榮寵之職。外戚子弟如王莽、劉歆、董賢等都曾做過黃門郎，也都從這裏發迹。但揚雄做此官後却另有一種打算。這裏對揚雄有一個極爲方便的條件，那就是天下郡國上計孝廉及有公務的官員來會京師時，常先在這裏候旨，正是揚雄搜集方言異語的好機會。所以揚雄就職後就上書成帝請求說：「我少小時沒有得到好好學習的機會，長大以後最愛內容廣博深沉文辭宏麗的文章。我願三年不要薪俸，並免除我值班和各種供應雜役，使我能够放心地在這裏自學自修，以便有所成就。」成帝下詔批准，不停薪俸，且令尙書省賜給筆墨錢六萬，并准揚雄到藏經典秘籍的石室去看書。這時揚雄四十四歲。劉歆也四十四歲，正典校石室秘書。年餘，揚雄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奏上，成帝大喜，就放心讓揚雄盡情在朝廷各處活動。於是揚雄帶着毛筆和四尺白油布，訪問各地來會者，並把方言異語記在布上，回去後再摘錄在木牘上，最後整理成方言一書。

揚雄爲黃門郎二十多年，中間成帝、哀帝崩逝。董賢、王莽先後各爲大司馬，位三公，尊貴顯赫。許多善吹捧詐譎諂諛之人造作符命，夤緣巴結，都做了大官，有的起家至二千石，而揚雄毫不動心，自甘淡泊，除著方言外，即在蘭台石室飽覽秘籍。

四、自王莽初始元年（公元八年）揚雄六十一歲至王莽天鳳五年（公元十八年）揚雄七十一歲卒，爲揚雄一生的第四階段，揚雄已經在年逾花甲以後，有子二人先後夭亡，他很傷心，兩次親自將愛子靈柩

送回成都，因而家境越來越貧困。門庭冷落，少有人來。他好飲酒，有幾位好學的人，有時帶了酒食登門問學。其中有一位鉅鹿人侯芭拜他爲師，從學太玄。王莽始建國元年（公元九年），揚雄六十二歲，以耆老久次轉爲太中大夫，薪俸略高而工作依舊。次年，劉歆的兒子劉棻有罪。因劉棻曾從雄問奇字，王莽派使者來捉人。揚雄正在天祿閣上校書，懼不免，從閣上跳下，幾死。王莽赦免他，等他病愈，仍爲大夫。始建國五年（公元一三年）王莽姑母新室文母皇太后死，莽詔雄作誄，時雄六十六歲，不敢違命，作元后誄，稍後又作劇秦美新。後五年天鳳五年（公元一八年），揚雄七十一歲，卒於長安。他的好友桓譚爲之治喪，學生侯芭負土作墳，葬於漢惠帝安陵園內，號曰玄冢。一代學人從此長眠地下。

二 揚雄集的輯錄

揚雄是我國古代學生從事著作的學者和作家。他的作品可分兩部分，一部分是成書，包括太玄、法言、方言（舊題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）、蜀王本紀等，散篇有賦、頌、箴、銘及上書等數十篇。這些至今尚保存着的書箴，在他生前就流布甚廣，爲時人所重視。不但當時漢成帝好其辭賦，卽如和他同朝共列淵懿博雅的大學問家劉向、劉歆父子也都十分欽服。劉向典校秘書，撰寫別錄，著錄了揚雄太玄（別錄已佚，此見蕭該漢書音義引）。劉歆繼承父業，復領校秘書，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，於六藝

略中著錄了揚雄訓纂，於諸子略中著錄了「揚雄所序三十八篇，計太玄十九、法言十三、樂四、箴二」。（其中樂四篇今亡）於詩賦略中著錄了揚雄賦十二篇。（劉歆七略已佚，此見漢書藝文志）。劉歆撰寫七略時又曾寫信給揚雄索取他的方音。看來劉向、劉歆父子編著羣書目錄，對於揚雄的著述非常重視，凡所見到的都已入錄，未能討得方言，實在遺憾。

至於揚雄的好友桓譚、門人侯芭都十分景仰他更不必說。如桓譚新論記載譚與張子侯一段談話：「張子侯曰：『揚子雲，西道孔子也，乃貧如此！』吾應曰：『子雲亦東道孔子也。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？亦齊楚聖人也。』」

王充論衡講瑞篇亦記桓譚語曰：「桓君山謂揚子雲曰：『如後世復有聖人，徒知其才能之勝己。多不能知其聖與不聖也。』子雲曰：『誠然。』由此可見前後漢人直以揚雄爲聖人，他們是如何地心悅誠服！

劉向別錄、劉歆七略皆不立集錄、集略，可知西漢還沒有編輯個人專集的風氣。圖書目錄之有「集部」，大概始於南北朝梁處士阮孝緒之七錄。七錄體裁是根據七略而略加變化，其分部題目曰：「一、經典錄，紀六藝。二、記傳錄，紀史傳。三、子兵錄，紀子書兵書。四、文集錄，紀詩賦。五、技術錄，紀數術。六、佛錄。七、道錄。」（七錄全書已佚，此見隋書經籍志）。但七錄文集錄收有什麼文集，今不可知。至唐修隋書經籍志始分圖書爲四部，四部界限分明，對於揚雄之書，方言屬小學，入經部。訓纂

早已併入三蒼，三蒼亦屬小學，入經部。蜀王本紀入史部。法言、太玄入子部。另有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則入集部。這是揚雄集最早見於著錄者。但不知本集是何時何人所編。按隋志後序說：「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。自靈均（屈原）以降，屬文之士衆矣，然其志尚不同，風流殊別，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，故別聚焉，名之爲集。」試看隋志集部著錄以楚辭十二卷爲始。此書正是東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，逸又自爲一篇並敘而注之，證知別集起東漢之說是對的。王逸之書錄楚辭，有劉向，獨不錄揚雄，究其原因，最大的可能是那時已有揚雄集通行了。

隋志這部揚雄集，唐代尙存，兩唐志均有著錄。至宋已經散佚。有譚愈者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雄文四十餘篇仍編爲五卷，是爲重編本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：「揚子雲集五卷，漢黃門侍郎楊雄子雲撰，大抵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。」所言蓋卽此本。明萬曆中，遂州鄭樸又取太玄、法言、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、琴清英諸書與諸文賦合編之，釐爲六卷，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。此爲新編全集之本。清修四庫全書卽用此本。

最初的想法，原擬通揚雄散篇及成書太玄、法言等合編而校注之，並以四庫本爲底本。後來根據出版社的意見，改變了主意。因文人別集例不收成書，遂決定本集只收散篇而捨成書，惟蜀王本紀僅存片段，不成章節，姑入集中。

揚雄雜文之輯錄，如上所述，唐宋以前之輯本不復可見，明人重輯，除專集外，有梅鼎祚西漢文

紀、張采歷代文鈔，均不收歌賦。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，以張翥漢魏六朝七十二家集爲藍本，而以馮氏詩紀、梅氏文紀補綴成書，其中有揚雄集，且收歌賦，但其書踏駁多誤，不可據。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，綜合諸輯，較爲完備。故本書即據嚴輯覆查出處，刪其不當，補其缺遺，凡得五十七篇，可說是揚子雲集最完備的了。即據以詳加注釋校勘，也敢說是自有雄集以來注釋校勘之最詳審的了。當然，這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取得的成果，要達到最完美的程度，還有待於今後的努力。詩云：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」我想只要不懈努力，一定會達到目標。

三 前人對揚雄的評論

前人評論揚雄，多着眼於他的太玄、法言等學術著作，在他生前就有兩種相反的評價。例如太玄，劉歆嘗言：「可覆醬瓿。」桓譚則以爲超越諸子。張子侯則言：「揚子雲，西道聖人也。」又如法言，班固漢書揚雄傳詳著篇目，可見其重視。宋司馬光採諸儒之說爲集注，又作潛虛以擬太玄，也說明司馬氏是極尊許這兩部書的。但自程頤開始說兩書「蔓衍而無斷，優柔而不決」，蘇東坡評爲「以艱深之詞，文淺易之說」，朱熹作通鑑綱目更特筆大書「莽大夫揚雄死」，從此揚雄的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。大抵北宋以前尙被譽爲孟、荀之亞，北宋以後乃多被訾議。訾譽不同，大概應受兩種錯誤觀點的影響。一是認爲他喜好仿古；二是晚年爲大夫依附王莽，背叛了漢家正統。如果我們能

比較客觀地看問題，就能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。

關於仿古問題。漢書本傳說他「恬於勢利，實好古而樂道，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。以爲經莫大於易，故作太玄；傳莫大於論語，作法言；史莫善於蒼頡，作訓纂；箴莫善於虞箴，作州箴；賦莫深於離騷，反而廣之；辭莫麗於相如，作四賦，皆斟酌其本，相與放（仿）依而馳騁云。」可見所謂他的仿古，並非爲奴爲僕，亦步亦趨。而是要超越前人，壓倒古典，故擇古籍之尤卓著者而以己意重作之。其雄心壯志是可欽佩的。文學發展有一條規律，叫做繼承遺產，推陳出新，揚雄所爲正符合這條規律。若視其爲一味模仿，顯然不當。

關於王莽篡漢，揚雄附合問題。王莽在篡位改政之前，其學行確曾予社會各階層以好的印象。他少孤貧，折節恭儉。及爲大司馬，任用賢良。其子王獲殺奴，即令其自殺償命。平帝時，郡國大旱，民流亡，他出錢百萬，獻田三十頃，又諷公卿二百三十人獻田宅以救貧民，派使者捕蝗救災。爲宰衡時，徵天下通知逸經、古紀、天文曆算、鐘律、小學、史篇、方術、本草及以五經、論語、孝經、爾雅教授者詣京師，至者數千人。後又起明堂、辟雍，益博士，爲學者築舍萬區。這些舉動即使是假象也罷，在當時都是很得人心的。揚雄抱有濃厚的儒家思想，對王莽也持有幻想就毫不足怪。而且王莽淫威，子雲懼畏，故有投閣幾死之事。所以在王莽稱帝之時奉命寫了元后誄、劇秦美新之文，也是不足怪的。至於王莽最後失敗，則在於託鬼神，搞符瑞，復古倒退，引起了農民起義和劉氏乘機反對。

不過這些都在揚雄作賦以後，不及引起改轍罷了。

二事既明，下面談談他的文學成就。

他的文學成就，主要在於辭賦。他的四篇大賦，前已言及。四賦的創新之處，首先在於建立了漢大賦的一種蘊藉風格。以前的大賦多抒情言志之作，故其文華比較恣肆。他的四篇賦是寫給皇帝看的，意在諷諫，故詞多隱約，意旨深婉。劉勰評論說：「理瞻而辭堅。」我們可以稱爲賦的蘊藉派的濫觴。

其次，對大賦體制的突破。過去的大賦，自枚乘七發以降，多用賓主問答形式，後來竟成爲定格。子雲四賦打破了這個成規，開門見山，給人以清新之感。羽獵賦開頭設爲或人之間，然後駁之以發議論，但這與賓主問答之體不同。這是設問以爲引起，從反面取勢而漸深入，是司馬相如賦所沒有的。

第三，至於練字遣詞亦有特點。他的賦確有「文辭艱深」的毛病，這是因爲他掌握的奇字多而又追求「閎侈鉅衍，競於使人不能加」的結果。但有的地方練字選句却顯得極有功力。如長楊賦的「磬輶輶，破穹廬，腦沙幕，饞余吾」，四個動詞非常切當而堅定。而且三字爲句，連用四句，音節短促，極爲傳神。其描寫處往往多用古怪的字，而敘事處則常用淺文言。如蜀都賦敘當地物產說：「筒中黃潤，一端數金，雕鏤鉅器，百伎手工。」幾句平常無奇的話說盡了蜀地工藝之精妙。